

追懷德國戰史學家馬武奎

● 王 奐 若 (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史學家、大學教授)

德國戰史學家陸軍中將馬武奎於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台北，生於民國元年的他，與民國同壽，享年九十有四。

馬武奎，浙江嵊縣人，祖籍陝西扶風，五胡亂華時代其先祖南遷嵊縣，遂成嵊縣人，追根尋源，發現他與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同屬一脈祖系同宗。

考入德文軍事翻譯班

馬武奎於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生於嵊縣一個農村家庭，在家鄉完成初、高中學業後，考入浙江大學紡織系，讀了二年，因見日寇侵華，強佔

我東北，遂立志從軍報國，當時報載中央軍事委員會招考德文軍事翻譯班學生，遂往報考而被錄取，受訓約一年，教官均為德國軍事顧問，要求嚴格，學生生活衣、食、住、行均須用德語表達，使他們的德語進步神速，為國軍培育的第一批德語人才，同班同學中有國立成功大學德文教授馮克、駐奧地利代表章曜琪、軍官外語學校德文教授陳寧武。德文翻譯班後因軍事急需，併入陸軍官校第十期步科，馬武奎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在南京入學，一九三六年六月結業，分派至江陰要塞擔任德國顧問小組的連絡

工作。

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克魯伯兵工廠生產的八八公厘口徑的高射砲，用載重車牽引，有履帶活動砲架，機動靈活，性能甚佳。亦可平射，可直接瞄準攻擊敵人戰車，簡稱八八砲。二次大戰期間，在歐洲戰場出盡鋒頭。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對我步步進逼，軍事委員長蔣中正，洞察機先，深知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乃議定安內攘外之策，積極備戰，禮聘德國顧問，並購置新式武器裝備。

江陰要塞是防衛南京的大門，列為優先換裝新武器地區，遂把舊有要塞砲換裝為德製二四公分口徑的新型巨砲，並配置四門八八高射砲，以資對空掩護。但是汰舊換新的工作並不簡單，當時沒有大型起重機，那些龐然巨砲，全靠人力、絞盤、圓木，一寸一寸的拉入陣地。甫自軍校畢業的馬武奎，躬逢其盛，有幸而參與了這份艱巨的工作。

助德籍顧問裝巨砲

德籍總顧問法根豪森（Gen. Von Falck Houser）派了一個四人顧問小組到江陰要塞指導換裝，並訓練幹部，軍委會派馬武奎等四位懂德文的青年軍官進駐江陰，擔任連絡工作，並照料德國顧問的生活。顧問們生活上最不方便的是上廁所，那時江陰沒有設有抽水馬桶的旅館，洋人又不慣用毛坑，馬武奎等人在嫁粧店為顧問們特製了四套馬桶，一人一套，專供彼

等方便之用。顧問們嗜酒，酒量都不小，在鄉下買不到洋酒，只好供應價廉物美、的紹興花雕，這種醇香可口的紹興名產，頗有酒力，能慢慢的醉人。老德們很欣賞這種中國名酒，認為有「不醉不歸」的迷人魔力，一旦喝醉了，有時也不免會失態。一個週末晚上，由於換裝工作進行順利，大家擁到一家酒店，開懷暢飲。不久已有十分酒意，即大唱德國國歌：「德國，德國，高於一切……」，此時店外適有唱流行歌曲「義勇軍進行曲」者，有一位顧問在醉態朦朧中聽到這個曲調，立刻驚慌大叫：「這好像是共產黨之歌調，莫非受土八路包圍了？！」他振臂欲衝出去。在旁的另一位顧問看他醉了，對他大聲喊吼：「立正，正步走！」他乖乖的立正，兩腿一靠，用正步邁出酒店，馬武奎他們順勢把醉漢推上黃包車，拉回旅館，第二天夥伴去看他，他仍在酒醉中。由這件小小的鬧劇，可以看出德國軍官

訓練的嚴格，及深刻的反共意識。據告，他們都對上帝宣過誓：「絕對服從國家民族領袖，國防軍統帥，願作勇敢軍人，隨時為國犧牲」。因之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雖都告失敗，但德軍在戰場上都有英勇傑出的表現。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江陰要塞換裝完竣，馬武奎等人日夜加緊訓練。那幾門巨砲龐然大物，搬運時像死牛，動它不得，但一旦裝在砲架上，高低方向操作靈活，運用自如。某一日完成戰備，準備試射，卻發現到位的砲彈沒有信管。馬武奎等臨機應變，將八八砲的信管加以改裝，勉強完成了第一次試射，但效果自然不及原裝信管。這一教訓，對爾後作戰裨益甚大。

淞滬戰後榮調中樞

八一三淞滬大戰爆發，日本飛機進襲京、滬、杭，大舉轟炸我首都南京。

有一天，江陰要塞警報響起，而

八八砲連連長因故離連，顧問立即指定馬武奎的同期同學韋曜琪代理連長，韋曜琪接令後當仁不讓，指揮全連官兵快速進入陣地，準備對空射擊，不久六架日本轟炸機在地平線出現，向要塞飛來，高度不很高，目視看得很清楚，我四門八八砲的炮口對準那六隻笨鳥，韋代連長在指揮儀上讀出方向距離，各砲跟著修正，最後見他舉起右手，喊出發射的口令，每砲連放三發，各砲彈在日本機群間開花爆炸，日本機群立刻變換方向企圖脫逃，其中有一架被我擊中受創，脫隊慢飛，接著機尾冒出白煙，欲爬高逃生，但欲振乏力，最後變成一團橘紅色火球，焚毀墜落大地，化為灰燼。八八砲連立下第一功。

抗戰初期我防空砲兵都配備八八砲，後來在南京、武漢、重慶等地，保衛戰中都有輝煌戰績。尤其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武漢配合空軍

作戰，擊落敵機二十二架，震驚中外。

淞滬戰役，我最精銳的德式機械化戰車及砲兵部隊均投入參戰，馬武奎隨軍在前線與日軍交鋒，身先士卒，立下戰功，被層峰拔擢至重慶擔任最高統帥部警衛團第一營營長，成了領袖的鐵衛子弟兵。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官邸在重慶市郊黃角樑，常驅車至總統府主持會議。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四川土八路潛伏必經的山腰中多次狙擊蔣委員長座車，多次均被馬武奎營長撲滅，統帥部對馬營長的機警阻敵能力非常激賞，遴選他到陸軍大學二十一期深造，學習長達三年，軍事學術精進。陸大畢業後調升七十五軍第六師第十八團上校團長，後來歷任七十五軍作戰處處長、四十一師上校參謀長，當時其麾下的作戰科長言百謙、通信組組長蔣仲苓，後來均位至上將。馬武奎提攜之功不可沒！嗣後馬再調第六軍二十六師參謀長、預六師副

師長、第九軍四十一師副師長。剿共期間，率軍轉戰南北。一九四九年五月由上海轉進舟山群島，掩護國軍部隊撤退來台。及來台後，整軍經武，訓練部隊。一九五六年榮調台北實踐學社少將教官，培育國軍骨幹。

實踐學社教授戰史

實踐學社為一軍事深造教育機構，由日籍總教官白鴻亮領導一組日籍教官配合國籍教官任教。班主任由通日語的彭孟緝上將兼任（留日習砲科）。老總統蔣中正對實踐學社的教育非常重視，經常去巡視，垂詢學員研究心得，親聆總教官白鴻亮的專題報告。教官分情報、戰術、戰史、後勤四組，馬武奎為戰術組教官，與日籍教官並肩教課。他對白鴻亮講授的「拘束打擊戰術」及「戰術即人格」的論點，十分欣賞。

調到實踐學社受訓的學員都是三軍重要幹部，經老蔣總統親選，均為

一流人才，馬武奎面對這些學精質優的研究員講課，把握戰術原則，講正不講奇，由不同意見中獲得一致的結論，也就是統一戰術思想，學員們深受其惠。

後來日本教官范健獲知馬武奎精通德文，把他調任戰史教官，專攻德蘇戰史。因范健也懂德文，兩人溝通無礙，在此前由德國搜集的戰史資料均由范健譯成日文，再譯成中文，經過二次翻譯，原意多有扭曲，譯文詰屈聱牙，難以理解。於是由馬武奎把德文戰史直接譯成中文，編為教材，學員們齊聲讚好！范健也認為適當。范健是日本軍中的戰史名家，著有「大軍統帥戰史例證」名作。

馬武奎所講德蘇戰史主要參考資料是「希特勒征俄失敗史」。他廣搜補充資料，配合戰地要圖及圖片，將每一戰役以作戰計畫為經，作戰經過為緯，附加指揮官人物小史，小部隊戰鬥的英勇故事，講述每次戰役的來

龍去脈，學員們聽得津津入神，有如身臨戰場。並將每一會戰結果，引用戰術原則，作一短評，檢討雙方得失，使學員們聽了心有所得。他由一九一四年六月德國「紅鬍子」計畫講起，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歐戰結束希特勒自殺為止，中間把史達林格勒會戰為德蘇戰爭高潮，亦是兩國勝負的轉捩點。最後是德蘇戰爭的總講評，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檢討兩國戰爭的得失，共歷四十小時，講得非常精采，學員們一致認為是一堂有深度、有獨到見解的專題講座。

馬武奎在教官任內翻譯了兩本書，一本是「德國陸軍的建設與發展」，另一本是「德軍裝甲師馳援史達林格勒」的作戰經過，這兩本書對國軍建軍及裝甲兵運用指揮，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總教官白鴻亮晉見老蔣總統時，特把那兩本書面呈蔣總統，當即獲諭令嘉獎。

馬武奎在實踐學社講完德蘇戰史

後，仍致力搜集新資料，充實講稿內容。白鴻亮總教官推崇馬武奎為當今「德國戰史學家」！對他的德文造詣深為佩服！而懂德文的日本教官范健也自認其德語能力遠遠超過他！

任大專集訓班主任

馬武奎將軍在實踐學社教官任內，除翻譯前述兩書外，還譯述了「德蘇戰史」、「馳援，德軍裝甲兵戰史」二書，至今仍列為三軍大學及戰爭學院必讀範本。

一九六〇年元月十六日，馬武奎調任陸軍預八師師長，兼任台中成功嶺大專學生集訓班主任，對大專學生實施愛的教育，在職期間他以營為家，與官兵學生打成一片，視學生如子弟，贏得受訓大專生的尊敬與仰慕，受訓學生中不少今日已是黨、政、商、學界的精英，如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即為其中的一員。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馬武奎再調國

防部人事次長室助理次長，襄助次長宋達將軍整頓國軍人事制度，建樹良多。

國軍革新大力推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榮調國軍行政管理學校校長，訓練國軍行政管理人才。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行政學校擴編為國防管理學校，馬武奎續任首任校長，大力推行庫儲作業、行政及財務作業全面之電腦化，並增設碩、博士研究班，為國軍培育管理領導人才。在職長達五年多，桃李遍軍中，多為領導幹部。

一九七〇年元月馬武奎榮調陸軍總部作戰督察委員會中將副主任委員。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夫人曾是英文教師

馬武奎夫人周頌恩女士為中共總理周恩來的同宗近支，她曾肄業浙江

大學外文系，英文甚佳，與馬武奎為幼年同學，兩人在重慶重逢，倍覺親切，相敬相惜，墜入愛河，乃於重慶結婚。婚後受兵工署長俞大維禮聘擔任重慶市郊鵝公岩第一兵工廠之子弟學校及技工學校英文教師，直至勝利還都為止。據說中共研發東方紅一號長征火箭的研發團隊多人即曾受教於周頌恩老師，他們至今仍感念周老師。

戰亂中，馬武奎從家鄉嶺縣帶出來二百多位青、幼年子弟，經他愛護

鼓勵，無不奮發上進，在各界均有傑出成就，有廿餘人在軍中晉升將官，其他政界名人如戴瑞明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及前駐教廷全權代表。如科技名人吳紹超曾獲日本東北大學化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山科學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中央銀行印製廠總經理、中央銀行發行局局長等要職。

獨自終老台南榮家

馬武奎家庭美滿，子孝孫賢，長子馬敬樂，中正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畢業，曾參與台中航發中心 F-16 戰機廠棚監造工程、台東志航基地監造工程及大直官邸衡山二號設計督造工程，後任職中山科學院，為一幹練資深的土木工程技師。次子馬得樂，中興大學畢業，留美海洋碩士，現旅居澳洲，研發海洋漁業，業務鼎盛。三子馬嘉樂，交通大學畢業，台大電機碩士，現任神通電腦公司副總經理。

馬武奎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以中將官階屆齡榮退後，為了方便子媳，於老伴在一九九一年辭世後，堅持獨自生活，遷至台南縣七股鄉三股村一四七號榮民之家自費安養，怡然自樂。

馬武奎為一虔誠的基督徒，退休後講道、證道，忙於教會活動。不幸於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高齡九十有四，堪稱上壽。